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長興集卷十一至十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彭齡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潘曾杞

謄録監生臣周元瓘

長興集卷十一

宋 沈括 撰

岸老堂記

岸老既歸於夢溪之上築堂而命之曰老老不在堂而老者之髮茁其以白其心若頹雲之淡太虚也蝯鵠其形支木杭草之與居也臂交於上不私其祿而休予以茆丘之美蔭也淈潫虚納物來不辭而濯予以靈溪之

浩浸也非步非騖胡胡然循堦而鳴者塏予以澗崖之泠風也仰之在顏顧則在几圭擁而繪張者望予以四旅之羣峰也岸老之所樂聚之接之其來而不窮者堂之為老用也十履之而以跬計者吾堂之袤也十抗之以為席者吾隱以肘也野不加抑而下視不加明而遠者封高以為之構也向之者不瞻背之者不顧作焉者不變策而過者趣與人謬也苟足于是而無所羨故吾謂之乘參昴而躡飛景則彼且以為揚粃為虻咮也吾

謂之坐泰山以浮闕濇則彼且以爲一蓬之梗與鷦鷯之觳也微陽始升至於斂陳而畢歲物隨之盛衰變化無一息之停一以爲梟一以爲雉是非相捽於前是老也岸然坐而視之雖通都甲觀望之如蒸霞霧履之若乘雲氣小隙容鼓車牛半估當一國以彼之富視十跬之隘若營丘之與一鈞然且不願易之非以美與爲不足慕也棲鶩以桶決呂梁以溉扂何所資於有餘方其晦暘風雨霜雪霧露相與遇於無所祈無所厭之時蟲

魚草木相與遇於緣延蓊蘢不機不蓺之地飛者相與遇於翔佯勾輈之和走者相與遇於決擲角脚之樂客相與遇於相邇而相忘相安而不相器之適五者不待否而至與之為澶漫與之為無間雖有其餘無所受之雞不才於飛而羽生於踈累然之贅無補於齵齹方且睢盱鍾鼓之侈而忘眩視之悲何哉

江州攬秀亭記

江州據吳鄣之麓垂踵江溢虹騫螭絡貫城皆山而庶

民列館會市於其下臺觀廛廬高下隱見於茂陰篁竹之間西有荷芰之池南屬差廬連嶂紺天闕溢浦甘棠之水北漸九江之醲流隱然幕植于百里之外者淮南群舒之諸山四時之景變化吐吸類無常物非語言繪素之所能一官司士大夫都人之家大率闕山故崇臺危榭可以臨高而遠眺者甍陛相望然所得多主一景江湖山水闤闠之趣不能兼有也郡城廣寧監之西垣有故樓之湮為棄數雉東瞰井邑其臺觀廛廬隱

見於茂蔭篁竹之間者菡布其下荷芰之池差盧甘棠溢浦大江江北之羣山悉羅于左右前後前此為羣者嘗築觀其上其法闕陋不足以三絶賞美觀之所會至此乃徹而新之上為重堦廣堂以御賓燕其前可以席工步珩珮之節環堂為書疎綺撩可以來沓遮之景而盡嘯歌俯仰之適李白嘗有詩以謂九江秀色可攬結吾將此地巢雲松使九江之秀可攬而無所遺者非此無以當之今太守莆田蔡侯中之規畫而監廣寧監南

昌孟處善元徒以成之凡覽觀之勝雖具至此而后畢
為吾耳目之所有其雄特則廬山之峻峙輿竒閟靈之
所御燭為象曜散為璚觿蒸為虹霓激為霰雨矛拒戟
礫者連峰累百木搖霧集則寒暑為之失行大江之闓
行翕為二三數為八九震風之所鼓則巨浪山屹飛鳥
跖墮澄瀠不揚則日星璯錯連檣萬艘鳥鶩而爭先其
曠麗則南山千丈瀑布西江萬頃明月足以稱豪而四
時之葩華綦組糅駮塢別為曹連山茂木隱見於雲煙

之間乍晦倏明終坐而屢變者不可以形殫此大略若夫時和歲登人物阜樂徒歌而腹嬉飽食而朋遊於是太守率其僚士為賓射豆觴休勞百職與都人士女嘯咏興俯追古人所以與民共樂者千里秀色入於樽俎山飛水遊蓮婦櫂二嘯歌之聲雜起于珮環竽瑟之間當是之時清淳之氣和平之樂浹于人心其高舉遠蹈則有沼白蓮欐英蔺巾車冉服以遊乎方檢之外其悲傷感槩則有慨商婦之胡琴壯大江之黄雲寫意撫節

流於咏歎其遺風餘蹟尚有以攄滌滯淫以為後世之美者此又非得以言諭者也履中治江而百職舉民既安其政又求有以共樂之而處善能推其志以就奇曠之賞凡此皆將傳之不朽而其適客過潯陽以記見屬古之人欲盡其所言者必有詩以繫之詩生於言之不足事有不能以言宣而見於聲辭窈眇曲折之際者葢有待於詩也予不及落是亭之成既序其大致而復亂之以詩異日使君登是亭覽羣物之會談咤交錯觥籌

雜進促坐屢舞主人將誇客以江圃之富則僕之詩尚能為公一价之助也其詩曰標子衣兮清風攬秀色兮堂中情何為兮飄飄來無端兮去無蹤從化人兮瀛州乘揚𦬊兮下視識故里兮回覽慘孤眄兮紅瀠浩四顧兮悲歌傷千里兮客目杳江吳兮何處望雲鴻兮斷續水渺渺兮霜天江魚跳波兮漸經緣遵長陸兮浩觀滄靈州之澄停汎華清兮芙蓉縈秀渚兮煙橫憩羅襪兮蘭州遡浩波兮揚衡眇何為兮波神硠㻌艖兮嬋娟鼓

輕秧兮杭枻登溢陽之王艫倚風樵兮佇立遲天邊之歸艎送孤鴻兮目脩灩中浦兮夕陽誰與佩兮予懷擷汀洲之秋芳 二

南有山兮鬱蒼蒼漸滙澤兮屹中江負南溟兮半壘函七澤兮當暑而蒼涼青雲卷兮修闡森珪璧兮庭中泉曳崖而響落雪曀曀曀霾空朝惟蔥蘢兮暮窓紫綠洒如空兮山色裏呉杭翳壠兮楚桑旖旖行人笑歌兮賓醉起 三

桂檝兮庬磁躍長艘兮江湄劃流羽兮徑徃杭素波兮揚綾投嶮遇兮爭先絕奔流兮

坌入噪焱風兮下瀨士虎顧兮比立横怒浪兮側飛建千橈兮雷進過江陽兮一昔失千里兮一瞬萬夫呼兮髀躍波鴻洞兮山震觀者戟鬚兮鼓氣況匹夫之所徇

四

有夫人兮山之陂佩日月兮帶虹霓横九垓兮方車駕翺皇兮招摇以為旗降吾湫兮朝氛陟吾阻兮夜輝爛煌煌兮靈光㯋流景兮雲中顧瞻偈兮衡鄣聊彌駕乎神峰敞修除兮延望靈之來兮謫空

五

雲蓊蓊兮衡山列華觀兮山間敞陽扉兮東椒連繡曲兮南樊既縈

帶兮蕙塢亦逶遲兮穎淵煙闇慘兮籠木淡倚閣兮半褰容燕兮將歸臨風兮浩歌白鳥亂兮霜汀晚日天下際兮蘋末微波望西江兮浩渺遠山如眉兮江木小矣晝景於顧盼起千門之夜燎迷列星兮下上混波間與林杪

東京永安禪院勑賜崇聖智元殿記

道不可相古人以謂强名之物之所由而非所止者道也止則非道以此名乎所不能名者故道為芻車名為

寓馬佛者名其身且三以體言則曰法身以智言則曰報身以用言則曰化身𤼵車之行寓馬之步體也照起則智現事接則用生此名之分也慶歷中佛之徒宗澤刻像佛於成都之西永安禪院闢廣殿以居之為數蓮千房以安大像復為蓮英千苞出於房間房別一佛䘮千苞皆佛也而攝于一像是所謂盧舍那者始名其殿曰千佛千佛者報身之所生而所謂化身者也今夫所謂盧舍那者千佛之所自生而以智名者智所以作聖

而聖者化之積也於是改賜其名曰崇聖智元之殿而而上親御飛白字以嚴其榜佛之名體窈妙難蹟非上聖超悟境昭等蝸孰能控摶無形寫之毫素一言所標而顯三身差別之慧辯十萬調御之雄照者哉觀夫妙相凝湛神筆飛渙日月之光鬱蟠於櫋櫨之間神耀相宣羣飾嚴翼至者赫然若有臨其上有臨其左右一望璪章而盧舍那之身具環視衆色而千百億之身圓非由内出不自外鑠不墮諸見而見以此期乎歷堦趨隅

以瞻夫表揭者是不可以無誌也微臣瞻仰聖製以偈

贊曰

具足無畏天人師大毗盧海不思議妙湛圓澄離諸量

一念不動遍十方芬陀一葉一釋迦衆生差別之所現

無作光明等法界是明諸佛大報身因陀羅相不可覩

要假名言顯實際我此見佛清淨眼因智元故發妙明

非内非外及中間文字相空獲自性前聖後聖嚴此殿

是故此殿最吉祥是像非像真非真一薩婆若等無二

不墮諸見見真像如金剛山坐道場一毫光相施伽沙盡得有情得無漏

池州新作鼓角門記

諸侯之臯門必有觀所以布宣政令察天地祲祥考民言物俗之美惡民於是觀法象聽政教之所出凡國之治亂政刑之失得莫不由此而後及乎四方故國有大號令大慶頒則即而與衆聽焉諸侯之國廢而守令承天子之命以施發於下者其事未嘗廢也故凡郡邑之

府門必為崇墉伉石凡朝廷之詔令典章郡國之鼓旗纛䡴至於下漏考時發昕嚴夜凡作衆之鼓政皆典藏於是異日有司簡忽故常文弛不綱於是天子赫然詔州郡牙門得設鴟極法亞宫室使守臣司之以虔天子之命令以宣耀朝廷政教之威重非徒有以尊郡國之勢為一方美觀而已池州有將屯鍾官在列郡為據朝廷教詔於此乎入所以息養條治其邦人者於此乎出政有時期物有位序於此乎聽忽而不治使至於朽

弊剝漫無以蔽風雨豈朝廷所以付守相之意耶巨材生於山林貨力出於民取材于山合民之力以為官府庫庾宜不為難至於力不出于身發不及其家民未嘗知役而就堂之巨室者此不繫夫守相之才智者歟故雖一堂之任一日之役必有所待而後能也為外州使民不知勞分家之財無所屈而美壯之觀隨所指顧而新可以為難矣左澤右山後江前溪笳鼓之聲朝與翔禽宿氛抑揚容與於邸閣山林之間暮與駛颿遠水下

上浮動於江湖盎瀁之際使見者識政教之所存聞者知晨暮之所禁端委搢紳以遊乎其下者思夫朝夕出納於此者不可以不恪則與夫殫土木之費佐觴豆之侈以快一昔之嬉樂者異矣前日之朽弊剝漫者使君既得而新之物之新其終必復到于弊惟事之與物相待為重者使其事較然不可隳略則物不待詔而必完故予所言者不在一臺觀之新而以郡國體要為先務俾後時有考焉抑使君之志歟使君朝散郎東萊王君

文正副守朝請大夫開封李君端臣也

長興集卷十一

長興集卷十二

宋 沈括 撰

秀州崇德縣建學記

韓退之為處州孔子廟碑曰自天子而下得通祀而徧天下者惟社稷與孔子然其祀事皆無如孔子之盛所謂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者此其効歟予常以謂退之失言祀事之盛衰其得失在後世孔子何與焉使孔子

無一豚肩之享於墟墦之間何損其為聖人以舜禹之巍巍不待有天下至孔子乃待祀事然後尊歟其智足以知聖人孟子獨稱宰我子貢有若如子路親事孔子而師之然猶有所不說知孔子為難則其譽孔子固宜難也治天下國家其上至於無以加下至於匹夫販婦得有其四體髮膚者捨孔子之道不可此天下所共知者聖人之蹟也至其卓然有所立雖顏子欲從之而有不能者故先王擇天下宿艾舒大之才以為公卿鄉老

使率其屬以興四方之俊異禮樂法度秋陽江漢以暴濯之猶懼其不能進茍為不至於此而僅循其末流則道或幾乎息矣吳越多山而湖澤漸其下其枝者涯渚之間不辨牛馬崇徳居山澤之介孔道四出戰國之時闔廬勾踐嘗大戰於檇李禦兒之間裂其地而守之至今墟壟綱絡稻蟹之利轉徙數州元豐八年括蒼吳君伯舉為是邑也始為之築宮廟以祠孔子聚學者擇經師而教之以義理行能不茍使之為文章誦習務中有

司之程而已培高為堂宴有貳室繚以環廬豐約稱事四方聞令賢皆來學唯恐在后崇德為遠邑縣令為小官興材賦工動觸吏禁非篤誠自信强有才者不能任也此其成就之難未若持之之難也僨犀象決鴻鵠之器非深山大谷則無以養其材執規矩而求之若不祀其材所養則沈沈之室執規矩者所視也養之以先王之所待以興者而不徒循其末蹟則其為役也不為苟美矣

杭州新作州學記

古之處民者其業雖有分而其教之以禮義德術則無貴賤必出于一道所以用之於朝廷者則前日修之於其家者所以服于畝畝者則異日用之於朝廷者非若擾獸者不使以搏埴游祔者不任以服馬也賢有才者理之不能者由之而莫敢廢焉而已耳少而學長而習焉安之若天性資之如寒衣而饑食一日五家之比不由之不棄且夷膚矣不待有所徇而後為也自五家之

比則已教之以所當學過而至於五比之閭則又揭之以書而瀆告之其教養之具益衆則益詳其相與而居弗與其畔也則親之以閭黨相與往還弗與其狎也則肅之以賓祭合而用之欲其和理也則齊之以卒乘嬌强弗率前其敗亂也則威之以刑誅撻罰朝操其所任以出夕相從以歸仰而觀其上則宫廟室廬莫非先王之法象也俯而履其下則疆井徑術莫非先王之經理也居而閱其身則簪屨服冕莫非先王之名物也散而

察其起居出處老老而稚幼贍生而哭死莫非先王之禮義節文也非能有羽毛鱗喙以馳騖乎山林沒於淵而天遊者捨此其何適哉至諸侯自為政所以措其國家者出於多道而民始習於幸忌分抵義屈力以贍其欲偲然不厭也立而觀其朝夕之相與非譁然覆其人而兵其頸則操勢挾數以籠天下至於詐窮勇奪强者債諸侯而并負之然而不數十年復起而亡秦人人欲為秦之所為則秦尚安得晏然獨有其利哉其勢雖欲

無至此豈可得也至漢有天下顧治之主間起乃始知尊先王黜百家異時得古人之藁刓簡振其埃熏而誦說之然獨為士者出於此而民之忸於舊俗猶固浩然也非刑名法令不足以撼之故吏常以法用而學者羞言之至於治天下之實其勝負未能甚異也道既出於二則勢之所在者常執天下之勝而區區之空文何益於不勝哉至陳蕃李膺輩出以義節相奮勵抗志力行欲以移天下之習椒据血皆帚驅而畚運之未為快也

然卒不能振一步杭一横草以捄淩遲之禮樂何哉由養之不廣教之不以漸故也百年弊習使可以俯仰咄嗟而致頌聲嘉瑞則先王之為法不茍如是其煩且詳矣國朝郡邑皆立學校春秋長吏親用弊於廟自三尺之衣者悉聽入學廩食於縣官又賜以百家之書設經師為之講教其施設條目皆天子稱制以命之朝廷之於學無遺重矣而吏或不以為意彼固非敢慢天子之令以為不當先然誅罰期會闕鹽之細務一事不至則

知有所廢闕儒者復仁蹈信不救急故其効力乃在數十年之後急近而忽遠此人情之常至於任政教之本原以身先士民此大儒公卿之事未可以他長吏比也杭為大州當東南百粵之會地大民衆人物之盛為天下第一元豐八年邦伯滿公自尚書左丞拜資政殿學士來牧是州凡政之僵弛敗刓不綱者一切振去而更置之未明衣冠而坐設庭燎以聽事大昕一府皆空無一人蹟庭下者四方之賓客已肩相摩於門矣公悉與

之酧酢燕勞嘯咏終日府寺瘖廪亭傳杠梁柢籍抄揭凡有司之務不期月赫然一新殆無遺役矣公曰此未足以副朝廷求治之意也養材勸德為天下得人莫先於學校前日雖有其具未能博延四方之學者呺然若大瓠無所適於容則若勿置之愈也乃率僚屬親往視學者所居則垣隤屋陊神主暴露諸生不免沐霧雨喟然曰養士患無有具既有以進之則士之不勸非所患也具如是不可以不新部刺吏朝請大夫韓公敦善樂

勸與公協謀發弊轉材百工毛會不踰時則前日之隤垣陊屋蓬居而蠋宿者悉已丹髹繪刻上室而下堂矣廊陛繹舒殿像孔嚴褒德崇配則圖其周廬以七十二門弟子與二十五大儒之像考古議禮則狀其堂序以三代車輿器服之容飾尊經嚴師則翼然在上者講論之堂也勸藝禮士則環而可居者肄業之室也工致其巧史督其度巨細委曲規鉤矩折物盡其法者暴揚爨滌几席楯梐凡生養之具也元祐二年朱鳥戒夕日次

上丁百工告休公將釁考位神展物體性於庭公乃端委造洗實觴以進博士弟子贊幣承飪登降興伏珮環鏘鳴禮數備具不汰不簡受爵既徹乃升公堂西向以禮學者於是諸生牆立請質所疑横經挾簡交進才退各獲所求既而陳豆觴班爵齒德席工興俎膚歌迭賦酣詠儒史嚴夕而罷州人相攜遮道擁覩旂纛闕路途不容跬排躝爭進襁提相先莫不嗟咨垂涕知先王之道尊重崇顯禮義可慕貨利可恥父以告其子長者歸

以告其少者兒童羣戲羅列豆籩纓冠秉枚効其拜俯
道之以善其順且易入由此可見矣況其有以勸之也
慶歷中公嘗講學于此今乃為邦伯建浙西鼓旗垂封
君之印饗諸生見故老閱芹茆之舊蹟此其為勸豈待
他哉公以道德經術相天子出擁東方諸侯路刺史以
文雅方重康撫吳會合志一心茂明先王所勉使絃誦
之聲芽蘖肆長收効于異時者實自今日㫷邦人也今
將以多君子惠賚於我邦豈可使經始之蹟寂寥無聞

於後世耶既以論次其始末又將記邦人之言揭之碑碣以告后世焉其詞曰政孰自本必圖其綱摘隱鉤堅非政之良我有大柄匪震匪威彼侗弗昭發為神徼孰忸情淫靦狂以嬉我拔其萌投以禮詩青領垂縷髡其故武移之如天子見斤斧凡此有為由莫非學我邦我庠自公爰作公伯新庠考度揆律挾桶跟超其徒坌出翕然雲興後堂左室重欒藻題昔之圯垣鳶梟所嗥今也誦絃匪徒器之公教諄諄匪徒教之公先以身孰謂

虎兕牙之以手為政之難擾虎何有不艱不疚唯公之厚其在慶歷公官於此赫然有聞遂相天子以我之先以期爾后公惠我邦豈不既富浙水如瀉青山之下蹟誰與論猗歟昔者

蕭蕭堂記

岸老琴於竹間鳥吸其上魚齧其下竹間之風骰然鳴以相和少進焉則鳥𢧵而去之魚勅然逃于深淵向也惟草木之見今于然則予也向以予為草木也習之今

也以予為非草木也跳馬予樂竹間之簫簫囊枕几而與居曽二物之寇哉顧㳙予之所樂何耶彼其一者以羅死於覆苓之 闕 一者以弋獲於蘙㓝之樊吾面目羅者也其起居弋者也彼安得不㳙吾之所同哉同于弋者烏㳙之同於利者市人噪之所同者多其取敵亦厚矣子獨不見澤朝之氛須然一息而半楚國舒六之山皆脇然垂七日而後履其畔未嘗辭于物也而物莫能形於其中彼又烏與為敵哉處乎物之所不求則深道

乎人之所不襲則遠貫竹而西俯而可漁者吾碕之以深閣擁木負萶據而可望者吾嶝之以遠亭左吾廬右澶漾蔭若植闕者吾介之以蕭蕭之堂岸老奕於亭而木之影揺於罫絃於閣而水之聲發於緱偃休於堂則若佩琅玕翳雕鶡以閱桑林之奏以今古為一昔以晝夜為司爟前日魚鳥之所樂余攘之以為已適而魚鳥逐矣物之於人相為鄒楚久矣方其木草茂暢獸蹄鳥蹟之道交於中國中國之民窟居懸釜而資鳥獸之餘

及其驅虎犀放龍蛇胥山林而童埶之丘陵為邛畢江湖為大罛而罥格之智殫焉故人之所棄魚鳥之所牧魚鳥之所樂人之所樂人之所棄也屑人之所棄而攘魚鳥之所樂謬於人情吾自此遠矣奚待瞷空谷弊車馬之力傖囊贖目而較文跬之遠哉岸老於比也峨而醉肅而興曼然而咲客至則告之曰藋蔓獼子之纓螗蛄之哄無以步齊夏歸矣無庸攝車為也噫

隨州法雲禪院佛閣鍾銘

天封大孤襄漢之勝粤浮圖之宫獨雄於東南法雲院乃其歧出者元豐七年其徒慶璉師建佛閣於院之西壖欒櫨三因重橑翼舒下俯阡陌中廬杌以軌鍾方將劑金錫規良型以為欆鋼撥怒之巨聲求予以鳴其子予時謫東寓於是院覩其經始既斲不日則岌乎賈漢矣曰偉哉為力乎來夫其合山川之美靈以成就官貌則其偉觀巨麗不待召而有此無足竅者抑知夫鍾之所寓夫道者乎夫鍾者里居類處則以為發朝椒夜摩

遊旋食之節其聲有疎有數則心術寓焉其為法初曰
速聲四十九發以四十九功德極三畏業次非速百四
十聲以百四十不共法為出世間因後經八萬四千聲
普收八萬四千塵勞極未來際或曰聲之遠聞者不過
數里其久不過兼刻而曰極三途出世間極未來際得
非過歟是不然也有生之類迷喪本體奔趣流識妄現
山川國邑空有美惡一切諸相相起為境則有大小遠
近多寡古今久速一切名色分量睽其完體惟照所對

於是聖人以其不可思議神智力緣建立法明振提冥謬無窮方便遇事指途因此聲根乃揭二炬初終則為久速之聲有所拯者利於遠有所待者利于久久速境也以幻境法順接級緣中間久速皆非迥無可名不壞聲塵直指非相犀相齊泯寂用遍含聲體一貫非自耳得復何遠近久速之有哉異斯道者乃其自障非法有安也縱未能反源會體以力緣故亦獲世報何也凡所謂三超六類下逮天地國邑草木蟲豸之悉一出於有

生之妄識以其霧篋顛憒之妄見尚能締結宇宙淪翳實果外道幻法亦能上凌禪境下軔風持況不思議神智力緣之所建立者哉其為道也非可以理喻以言具為法如是而已者是之為銘銘曰

衆生法性無有邊是故鍾聲無有邊衆生法性無有量是故鍾聲無有量非聲非聞離根境具千二百圓功德以此聞根妙法身普施十方作佛事第一速聲四十九速拔二十沈淪苦初終後際一念空罪性如風如電火

第二非速百四十顯示諸佛不共門非速非久破二邊語言不攝離名相八萬四十經久聲舒長為接未來際衆生不盡聲不盡此聲非斷無寂後我今開此觀音門無凡聖情咸得入此聲無礙遍河沙以河沙遍此聲故即聲即法即衆生更無衆生聞聲者了知聲相常寂滅惟一真心含法界

鍾銘

歲耦端蒙嘉月維正度物播財作是大羽不窕不鰍以弗永後

長興集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長興集卷十三

宋 沈括 撰

張中允墓誌銘

君諱牧字養正其先河東人劉繼元之亡河東乃來居澶州曽王父某王父某父皓至是始仕卒於東頭供奉官君少强學為進士未達以父勳起為三班借職監澶州竹木務遷奉職監德州德平酒務以其素學不樂以

武用自謁為蘇州常熟主簿其後用師於夏州天下搔
於兵復議益賦於五嶺君時為廣州西會尉謂使者言
交州地非能饒也其大商賈胡賴以富者其根乃在異
國知將困之彼則踔海而去晝夜萬里廣遂將不為州
矣與其無事而失廣州孰若捐尺寸之利為百姓計多
也使者然其言為格其令去為萬壽主簿於潁州以疾
不行改鄆州中都尉時盜頻發有司數坐法去君盡擇
良兵授吏卒日夜督試為完其廩舍撫之有恩歆以重

利而法其不恪者當日為賊鄉道者皆反以其情告君于是羣偷十五相鈎以敗嵗擊治且停幾二百人嘗轉運使過縣君入謁語未交有賊牒至使者為之留館君微得其情夜半馳即其棲盡拘以歸使者大喜于坐上其狀遷祕書省校書郎知歙州休寧縣休寧江南大邑其俗險害販獄自喜至吏不能治君能得其微情必抔其根柢而鋤夷之其謀益不用皆去為善良而寺中以無事改太常寺太祝秩滿簽書資刑判官事又通判秀

州代還以疾卒於京師年六十有八以子贈太子中允時景德元年契丹入遂城踰保轢定僨闕於唐河既僵而起東薄瀛冀魚爛而南引軍壓河于是天子即師既而客戰數不利虜勢擕驟請講平乃使閤門祇候曹利用以王命詔之罷軍時王欽若守大名以虜新得志未有敗形疑其言無狀遮利用未遣會圍合不得出狄人請平者前后數曹詔誰可以使報者或言供奉府君忠毅可用即召與語人主闕然為感入辭手稚子以見曰

以此累陛下臣不操質歸死不復入白溝矣既遣上與其子金三百兩使賜其家稚子則君也於是生九年矣府君既出為徼騎所掠將見倉乃呼告之以所以來之意騎乃引與俱得見主單于單于不任軍事主斷者乃其母蕭帳軍軒轅中呼府中入道兩家語正歡賜飲食之皆良厚使以其意歸報未至澧州會狄人謀襲我北寨北寨葢闕兵處也府君轉出兵間閩其私乃夜馳至軍下見督軍周文質告之以其謀文質以告李繼隆秦

翰使謹備非常是時皇帝軍河南二人者將水北軍黎明虜果引兵走北寨不得入迎射其大帥撻覽越于馬下其衆奔亂自相笮與死兵者當上以其軍已破易德也復使申前約詔有司歲給單于金繒良幣直數十萬為結懽府君為道詔書及所以遣曹太師利用意狄蕭復喜曰天王不欺我可還將利用來吾與之卒計府君乃馳至大名而大名之圍未解以奇計得入見曹太師攜與俱出夜縋于壁外旦登巃嵸而望愕曰是埶者安

可入耶府君曰彼衆不吾備也吾巳再出其間無畏為也遂與俱行見單于每蕭褰其車以木横軛上為設其坐飲所與言意常在得關南之地二人者每刺拆其端竟取要領得其使與俱還道逢其别將有所驅虜者府君遮謂之曰單于與天子言不負約未有効先自見不信非使臣所望也于是乃還所俘數百人牛羊雜畜以千計既達行在當謁府君獨以無籍不得見天子始時與曹太師俱出大名解鞍寢其上枕之以股曰與子為

昆弟死生無相忘及是曹太師復使北而以府君為左侍禁罷之歷數官皆外遷而曹太師已貴顯用事府君未嘗得入見至真宗封太山過濮州府君為州都監遂以說干乘輿上記其人曰汝尚復爾耶比吾還可即乘傳來人謂府君自此且起行未至逆除華州都監竟卒于官轉運使郡守相皆為追訟其功詔錄其一子此君之所為得官者簡勁以氣節自喜善與人交家貧不事生業讀書好為文章尤長于詩生平以此自始有集十

卷始娶趙氏封蓬萊縣君后娶韋氏今為長壽縣君二子𦸗刑部郎中祕閣校理莬三班奉職一女子適士人閩人宋八孫公履公益公震公賁公巽其二人皆稚八女子適殿中丞章元方太子中舍李稷試校書郎沈其蘇州長洲主簿錢僧孺其四人未嫁曽孫男女七熙寧元年歸公之喪于濮州之鄄城某月甲子襄事於陳臺原之舊塋刑部君之嗣子也嘗喟然謂某曰始時吾翁馳單車操兩國從約出入㦸㦸死生間以俠自任可謂

有勞矣其失勢見軋于權倖及其身在時而不能以自明此其卒也婦弱子幼不知誌其室此先大夫生平泣血以惜者也今公復亡矣予可不勤於誌耶其列於家牒可以考信于耳目者子能為我書而納諸其壙使死者有知尚克有伸於地下也其始聞其以義自奮壯士也卒以不見知於人窮死小官初若可疑退而考諸國史而信是可悲也哉雖然微公言固將請而銘之金石覩二人相要於矢石之間及其處成功爵位不啻相去

若燕楚方事未冷而名已幾于晦滅尚欲以取舍是非一證于書傳而區區求古人於功名之際者何哉銘曰維昔燕戎嚙疆構阻吏陊不網亟暴我圉虎臣奏功帝不時歆彼劉我邦不報以淫六師殷作戾于澶淵伏馬包兵羞有豆籩諤諤張君往涖疆事遏震其心闕殼請吏什伍后先傒踵交臂既逰不寧民用匪疚士饁在原馬巠在廄黍稷闕貿疆邑如繡邦人來歌攜挈子婦彼喋囁者阻以為庸刮骨鋤根斷其語蹤天厚公祉多令

孫子勉勉中允有嘉維嗣車不下縣靡職不試翹翹自

揭謂宜多媚誰啚公者不遐以逝熈寧之元陽月維㲄

有翩斯旟言阻于濮帝丘維宇楚宫在户我卜其藏作

是吉土牲箕碩良乃事敏克寵我后人世昌令德

開封府推官金部員外郎劉誌銘

公諱黄中字師厚河中人也其先漢安平釐侯習之後

世家于安平曽王父節王父贈司空延始徙居于蒲父

紳贈左驍衛將軍公明悟有志行其為兒童則知誦書

學通經史尤長於議論伯兄綜為樞密直學士以蔭補
將作監主簿五遷為太子中舍奉朝請又三遷為尚書
員外郎歷虞部金部二曹陞朝散大夫勳上輕車都尉
初任許州單鎮次吉州皆以監酒税有羨課用知秀州
嘉興縣事秀為道衝而嘉興居州治下為劇邑常得有
才令則為之初治公從容燕闕談客滿坐若無事於縣
者而職事無所不修去知楚州鹽城縣縣依海多盜賊
公為設科禁要為不可犯有姦必知其狀索之亦未嘗

不得盜以此皆去不入其境縣之北有鹽官其鹵田及
薪菜之地歲漫衍稍吞齧其傍民田鹽官轉運使職也
有司畏使者不敢何問公以其侵汙將無已時悉為鈎
考圖券按之以法而表定其經界使者果大怒切上令
已下使亟還鹽官地無令鹽工久失職公力持之亦不
為變至今賴以為法遷通判明州是時歲饑公為經畧
公私得粟萬餘斛賑給之民不以為擾而所沾給者皆
自以得更生州雖舊有學官而學政久不舉公為闢其

故宮齋廬講舍無不備善嚴壯應法自是就學而以文行超者相屬于時以選知楚州未知改知真州真楚皆要州朝廷嘗以擇守為重而真阻大江敖倉舟檝之所湊者於東南為盛其俗少土著以操舟通賈賣為業宿姦巨猾亦往往藏其間有迫人之危以取貸于大江風濤之閒及挾姦以相訾窄欺罔於市井閭里者公悉能鉤察其情果于擊斷大者至于流徙而無所假借郡居四方之會賓客之至者相銜于道向之為州者一切

皆盡其歡迎勞承稱以毀譽為輕重及公至是則悉力于州事往還宴見賓主纔足以交歡成禮而已人亦莫得以議而州以治聞按察使上其狀召還為羣牧判官遷開封府推官所至有善蹟士大夫交譽之未幾以疾終年甫五十公在家孝謹晩事繼母能盡其養而親戚樂其仁輕施與未嘗問家之有無為治嚴察敢為而卒歸之於仁厚嘗以謂法律者死生禍福之所繫尤盡心焉前後平冤獄賴公以脫於死者十餘人大臣屢荐其

器能未及用不幸早卒時慶歴八年三月甚甲子也夫人盛氏雅有賢行治其家有法度封永城縣君後公二十年卒以熙寧元年其月其日合葬于揚州江都縣之其原二子珵太子中舍璪泉州清溪令二女子適大理評事盛觀仲賛善大夫盛仲孫五孫汴濟溱漢沆銘曰綏下以德公也則仁刑不貫姦公也則察彼觀謂然公也一節位不究才壽不終位百年中身何急而逝蜀江在上有衍邘水公即新宮萬世于此

太康縣君商氏墓誌銘并敘

太康縣君商氏尚書郎中劉君諱允之嬪比部員外郎餘慶其考也家于營丘祿于朝者不曠于世夫人爲兒童已能自異于人孝父母才于女子之事皆天性無所勉强既嫁爲人深閑不嗜嬉笑縫紉燔事舅姑惟其所任不縮以爲難孝子孫先之以孝睦子其庶猶的也字其父如其母妾御無所忌暴而甚約于爲家惟其時事有所羞于賓客則悉其有無以身佐之饔嘗往省其姑

壽昌君騤遇其疾及江風不可濟夫人強行之涉人以禁告夫人曰然我固知之吾姑之疾暴不可待矣不有鬼神其將忍吾耶中濟舟危覆者數榜者僵墨失氣墜其所操夫人徐視之色無異常曰善柔人也于此人乃大伏其義更嚴畏之初封壽安縣君太康改命也熈寧二年九月庚寅夫人之年七十有四以考終其月甲子從先大夫之兆以葬于揚州廣陵之顏原子男五人階仲同年進士為著作佐郎伉汝州司法叅軍佐傳皆應

州舉四女子皆已嫁供奉官高士言通州司法叅軍張大理寺丞盛考甫内殿崇班盛樊仲其壻也銘曰

司徒命虞始啟元字世碩其光蹶家為商柔嘉夫人曽自青土誰蕃其家父母皇祖遺此后人令吉且婦湿熠佐餕躬薦其勞元夫是承子秩于朝令名未歸囊詔以𥹋夫大云徂斬馬見毁后公幾何亦棄孫子歳旅大辰堋于新里有濯其北蜀岡靡靡无悔无慝神祚伊祉表有行梓俯則邗水于幽斯銘以諗來裔

長興集卷十三

長興集卷十四

宋 沈括 撰

故夏侯夫人墓誌銘

夫人青州臨淄人大理寺丞夏侯君綱之子處士吳郡許君洸之夫人其為兒時已自有立如成人父母常奇之以嫁賢夫會許君客青州以為其才可依以夫人歸之生佺朝寛寗寔四男子大理評事丁倫士人傳肱吳

純司方景錢中復錢大受傅惇李師温鄭中立之妻九女子其于夫人爲甥少長見其裝飾舉動如一深沈寡言笑事舅姑無所愛靳而仁其家大小宜之方舅氏在微約窮匱之時夫人身佐其爲家仰俯有無雖衣裘簪珥未嘗趣時之好惡而發取一物中年乃至有美田以食有廣厦以居爲富家久之既處士卒盡推其畜藏券質呼諸子而告之曰而翁好學爲善足以遺而曹此可以爲養吾閉口矣或以家事問之終不一應曰吾老婺

婦知教養諸子與諸孫俟死而已無以吾告也後其家復貧賣屋以為食夫人所居雖甚卑而用或不給晏然不悶也年六十有九熙寧二年十一月甲申以疾終明年十一月丙申即蘇州之吳縣以葬有孫十九資深最知名曾孫男子一諸孤使來敦名以葬其既為之銘泣以致使者曰某之諸舅惟夫夫最後亡母之昆弟盡矣使斯銘不沕予之悲其有窮耶哀哉往矣銘曰

昔我舅氏初在隱約惟夫人居同憂共樂夫人始來載

室以車比其中年有闕在廟有旨在盧孫子媚好晨經暮書下逮御人妾女秉夫夫人撫人純有法則初終一心靡不夷直山曰天平里曰至德云誰之從皇辟惟特有相維其肇此幽穸

淳于氏墓誌銘

虞部員外郎蓬萊王君世昌早喪其室既除合其闕戚而燕曰嬪氏不獲執登俎以為昆弟憂仲氏柔良甚才使因其兄以有吾家何如於是醴賓而謀諸王氏宗老

用弊於寢感曰其良無卜而宜夫人歸王氏五就館而四生男子曰子琦子淵子京子韶皆以儒進並時為京官御史自見於世一女子嫁士人淳于通王氏既大蓋夫人姓淳于氏其先有齊大夫髡以詭滑顯名諸侯世為齊人其後有淳于棊為棊官蓋生夫人夫人為兒時已孤依世母長能母事之終其身為家而長少懐相事而宗族親大夫卒夫人經理其家内外翕和喪祭孔偕晚乃得子不以愛故弛其矜嚴羞賓饌友身相饎爨故

諸子卒用有立嘗遇窮發於道立交與言即解所愛萬泉臂環賙之人以為女子之難末年諸孫男女三十有三人時節並見髫髪肩差從其婦子前擯後扶隨有襁擕號為盛家夫人年若干以卒若干年以葬其郡其原其墓先大夫王君從其子之友沈其其銘銘曰

諸母維母大夫維士有禮有則莫不受祉來翔一身蕃有孫子或緌其冠或襁或擕云來自初無毀無疵為母為妻壽考令儀維子之友實仕同時知我謂予宣銘勿

辭揭行有誄系此頌詩

蔡孝廉母胡氏墓誌銘

楚之君子蔡祥有母之喪哭於郊三年而後入既除以其自為石書誌於墓者墨以來乞銘於錢塘沈其曰諸孤不獲事母不敢以奠之誌也惟禍災之不期懼不能喪以隕棄其虞事不得走梁走越而謀之今則幸能身造以請母之行暴於是矣惟所取而與之銘致其墨以哭其與蔡君游不可以銘之辭出弔且誄曰夫人姓胡

氏楚人父宿有鄉里行稱為長者夫人年十有六而歸其君子諱其官卒其郡其官夫人為家而夫不憂也有姑則繼也及蔡氏之叔母皆刻嚴難為下惟夫人觴之曰樂衣之曰吉蔡氏女子子夫人為其繼母撫之均一嫁之則甚賄曰我非為嫌也不使其有憾以傷為子之行則吾愛之而已其稚娣與其良皆卒孽妾衆不能保其孤夫人收之有恩御其下無所假借不避怨仇者以諸子諸子依夫人卒皆能世而未嘗以言也既孀乃委

事其婦好佛言闕其生平所樂而學之至能忘喜慍視
生事泊如卧而不夢者十有七年以卒治平四年十一
月丙戌也享年六十有一其孤曰初祥禪禴初巳仕為
許州長葛主簿女子嫁三詔廉同徐賡廉同進士釋禓
而死一女子未嫁孫男子十女子八曽孫男女七其始
終如是是之為銘銘曰
生以其養死以其葬以禮始卒孰為無相子啐於左孫
徹於右歳時不衍是謂有後

故長安縣太君高氏墓誌銘 并序

夫人姓高氏其先以官顯於江南李氏歸欵乃始徙居毗陵皇父諱禹錫嘗為無為軍推官與同時為吏巢縣主簿睢陽張君孝友相善歡甚嘗於座屬張君曰始吾與子同年進士而又偕仕一郡出相輩居相聞吾心莫予宜者吾三女子所鍾獨在其稚也技能性好皆莫如稚子吾憐之不能輕屬人吾為君之子德可嫁無恨也主簿始固已義高君顧未有為高君歡者於是二家卒

相與為婚姻明年夫人歸張氏納之巢則今殿中丞贈
虞部員外郎處約其夫也夫人性修謹慈順舅姑樂得
以為歸婦不以家之有無易其心常約身勤事人愛憚
之小大率教魚魚申申皆為令家殿中丞預朝請夫人
格當封詔以為萬壽縣君久之殿中丞卒夫人喪之如
禮教子弟以清白卒其子以善聞嘉祐七年用子蔭進
封長安縣太君夫人益老矣而縫紉祭享之事不廢於
身行年七十有七治平二年五月丙寅終于揚州軍幕

子國子博士慎言之官九月某甲子從大夫虞部之葬於廣陵之顔原夫人二子其一人早世無爵位某仲子博士慎言也一女子嫁士人鄭琪三孫義仲南仲和仲五女孫皆尚幼銘曰

夫人之先孔碩有家祖烈考材誕載厥華以有夫人克自中世歸宜其良乃孫及子率禮自躬仁家慎祀不以禍轢不以毀終於何萬年有攬其封

同提點廣南東路刑獄公事文思副使兼御史大

夫趙君墓誌銘

熈寧元年廣南東路同提㸃刑獄鈌文思副使知廉州趙趙其有治狀即以命之人聞其治廉譽甚高喜相戒曰若嘗知有趙康州乎視萬人賊若孺子持折箠笞唾之且死猶刈旗殺士今其弟又賢庸易知耶努力無為不義君即其官未幾感厲病且革顧還印契歸死中國書未報卒雄州明年喪還廣陵遂堋焉君之先碭郡城武人曽祖晟以子為樞密副使贈太師至大父贈光祿

少卿和始徙居楚州之山陽贈尚書比部郎中約言君之考也君諱師望字公弼以蔭補三班奉職當授使樞密為請善地上曰佗日其未嘗有請必優之以為右班殿直閤門祗候辭職不敢拜六遷為慶州業樂寨主寨人多羌胡狎吏喜訟有罪常迂文申之使入羊馬自觧獨君持法不少貫而治雅有恩故訟為衰息鎮戎軍守相劉貽孫討叛羌火虜悵慢其地虜空寨出戰君為其駐泊兵馬都監西路巡檢軍彭陽方與客飲聞變勒兵

從坐起不告其家妻子馳泣邀與之言徑出不顧身陷陣奮擊虜即解去遷淮南東路駐泊都監用執政荐擢儀渭路渭無軍政將吏廢法惡君之異已欲去之以罪顧無可以挂吏者獨詆其不習邊人情斥徙江南東路明其被誣者辠上乃起知廉州州有珠貢歲發民沈海取珠珠有時不至州縣課督慘刻民有自相債賣或為盜山澤閒君至閩之曰是刺史罪也即日皆解縱慰遣使之還業而上書自言明年珠乃大息過於異時人怪

之以為獲嘉瑞嘗諠言交阯入寇列郡皆閉城告變京師君逆策其不然陰部勒將卒日開壁縱飲使者按督軍興以廉為有備及有詔根治飛語而廉獨無痕蹟可議朝廷始高其能甫用之會不幸君性簡介少屈于人好書傳律令生平所知表論其才皆一時名卿顯人故事當遷官必從有司自言以是君曾十年不遷其子以蔭補三班而悉教之學問卒皆為進士曰峴曰靚其三子方幼未命曰覺覽寬夫人山陽王氏靈山令頤之息

職方郎中柄之孫邑封秀容郡君先君兩月卒合葬江都縣之東寧鄉原居之壽五十有四君之卒熙寧元年十月乙巳君之葬三年十月丙寅也銘曰

趙世其居自皐狼睽龜中跳土汾漳後支播流顛厥常或泳於淵或天翔大夫疏原啟芒碭承家世修揭自强珥纓揷簡營肆方彼嘉無相逢天戕大江斯瀕椅崇崗甓塗固完靈所藏我銘無窮柄幽光

席氏墓誌銘

夫人毗陵袁氏處士良之妻同郡席氏佐之女大父翊曾大父循子男四人默照煦烈三女子皆早世夫人歸袁氏五十有五年年七十有六以辛治平元年予為掾淮南有弔於北州過揚者皆重容疑必有貴者喪已而使來告哀求文銘其葬則予友人毗陵袁君思正之親席夫人也予既善思正宜其知其母夫人之賢為可信於後遂考次其行而敘之曰夫人謙謹和柔天性甚順於為善常樂聽人之講學又能以教其不率者由是席

氏在州為大家凡百餘人皆能使之愛已由已而有善既歸氏之家與席相若而處之如其家是時處士之大母有疾喜闕衆人嚴之弗敢親夫人獨常盡其歡終身如一日姑又老而夫人之得其心如祖姑而加戚焉為之致醫藥飲食祭禱所以為養者無所不至袁君有所施與於人嘗推其後惟恐其不得為也孤女賴以嫁者七人以此屢至於困而行之自若至思正中進士甲科賢有名于時而夫人初若未聞之者其能取捨於事如

此思正為高郵軍司理以獄用而夫人雅不喜笞辱人思正允以此治獄常主於情而不負勝以法也曰與其弟三人者承觴運履晏晏愉愉環嬉於前夫人康寧壽考克有終養卒之日思正貧至不能舉喪高郵之大夫皆爭出力葬之葬已而皆謝弗取船載喪以歸葬於無錫之某原思正夫人子黙也銘曰

舒餘偃衍蔚而嵩者夫人之藏兮匿耀含徽不愆有承後則有昌兮華曄曄者其本丸丸其德不瑕以有後昆

故尚書水部郎中致仕孫君墓誌銘

孫氏之先陳桓子無宇之子書為齊大夫伐莒有功景公賜之樂安姓孫氏書之孫武臏皆以用兵顯名諸侯三十餘世至君之曾祖崇生贈工部尚書朓朓之子曰冕為禮部郎中直史館有名雍熙咸平間君諱龍舒字士雲以五品子補齋郎歴江州德化主簿永康軍青城尉睦州録事叅軍監杭州江漲橋酒稅知温州平陽縣知循州通判楚同鄆三州又除知簡州不行自大理丞

五遷為駕部員外郎分司南京君性和易與人交必自傾盡而內剛不為茍利有所見明必逡巡退讓以盡衆人之議然卒亦莫能過也少時嘗與昆弟分財至不持一錢歸浩然自以為滿意得倦不問所散有餘則為酒者終日與客飲欣然忘闕日子孫患不為善人而不患不富也故人雅相善有後貴為宰相者在朝廷門未嘗有其蹟至其罷去則先往見之循州故蠻夷地無學者君為之築宮延經師使州子弟從之遊久之循之俗遂

變而循之有學者自君始既分司歸曰使吾有一子仕則吾老矣後二年子路進士登科為徐州彭城主簿其年君以見官致仕又二年熈寧元年十二月八日以疾卒彭城年六十有一四年某月某日歸君之喪於杭州即夫人順昌縣君郎氏之柩而合葬焉四男子曰路曙儒顲二女子嫁太常博士葛汝平士人刁玠孫四人其一男子也曰惠卿銘曰

内柔不支外剛不馳孰不有施君施則宜少事令績老

事令歸匪迎匪隨我謀孔時越山如堵仇水之阻我疇其固萬世之怙

長興集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長興集卷十五至十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喬齡

侍讀臣絲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潘曾杞

謄録監生臣周元瓘

長興集卷十五

宋 沈括 撰

虞部員外郎許君墓誌銘

君之先曰許姜國於荆鄀荆人墟其社去為許氏且千年矣仕為常孰令家于吳曰延祚其子贈光祿卿曰仲莊生君之考贈禮部尚書曰試禮部有高行名盛於雍熙咸平間其族人多微至得任子弟禮部舍其子弗官

而官其族人者八九既而捐館第則子益正夫也朝祿其孤補將作主部五遷比部員外郎更七官為州守以卒嗚呼許君也君諱正字茂中夷暢謙仁人未嘗見其慍信豐如臯再為縣主簿含山保昌襄陽三為縣令末守横蒙二州為政寛不簡不為炳炳以市名所居人愛之不忍其去踰嶺航江纜于湓浦得疾疽癈於指且病呼吏卒而告之曰吾疾殆困汝可從此還無以吾家為也衆為之泣是日卒於舟年五十有九初君之籍未應

補州而横州方擇吏吏多弗稱資君以往屬治平闕郎
政故事得自擇使入賀君以其子遘行其守蒙也又使
其子适賀熙寧由是君之二子皆補吏矣始禮部捐其
室子之稍以與族人逮君之身而二子之命來歸之豈
非天歟配馬氏先君卒五子遘江寧府溧陽尉喪踰年
以毁卒适舒州太和主簿曰遠與其二女皆穉其於君
諸舅之子也雅知君宜為之銘銘曰
有坂之墟兮可坎而宫靈將下之兮我占既從命之不

淑兮寧丁自躬子若孫兮於茲令終欽欽考材兮孔完既攻萬世是圖兮匪感之逢

贈屯田員外郎葉君墓誌銘

處士葉君諱某字明遠其皇祖諱畧自金陵徙家延平其子曰仁昶君之考也君昆弟九人與居艱難困苦弊衾糲食率其羣弟以事其親以至于有家其父母則曰吾所以成吾家者以有是子也其弟則曰吾所以立吾身者以有是兄也君之事父母惟其所求無不厭其欲

而兄弟樂愛之志于鄉人莫不以為有德葢其天性誠篤順悌有不學問而能者其為家嚴恪常若有所待族人子弟有得于外雖飲食細物必問其從來與之交遊皆一時端人至於行義不飭者雖勢不得不見以其去必使取所坐榻滌之曰此非吾設榻之意也日晏坐於門視鰥寡負版之不售者必使厚其直以取之鄉人之貧羸艱急嘗于君乎取羸而不以為厭也三男子曰棐恭棐迪棐忱慶歷六年十一月甲子君以疾卒年五十

有五而棐恭以進士起家為都官員外郎四贈君屯田員外郎夫人𨷂氏再封壽昌福清二縣太君後君幾年卒三女子嫁士人黄昌齡管道梅州司理參軍陳臯謨諸孫七人曰云云君之才學無所施當世然予與君之子與孫遊其規模風蹟予有以知其才葢不仕仕且有所施而名隨之世之論士者必求之於事業與名嗚呼是果可以知士乎否耶銘曰

仁其所親惠於令人惟克是圖匪暴匪鬪頤丘有威松

柏之下無躒其藏後有大者

宋故桐廬縣尉杜君墓誌銘

其往時借居蘇州長朝天靈甚有大夫入門徑升堂語揖軒然儒者也蒼頭奴擕一樽酒置榻上出大杯引酌淋漓滿前時起以杯屬予予不能酒默對之坐語落落可聽俄醉爛然自引去莫知其誰後嘗以問人曰此必杜君昌期也其後二十年其過蘇州外昆弟方奇袖出一卷書奇之友杜桐廬有才不遇卒兄為我銘其墓使

不復悲其死死且有傳也其發卷識其名曰嘻吾故人也持來與予銘君字信臣越州山陰人大理寺丞彚征之曾孫太常奉禮郎克慧之孫於潜令虛巳之子少孤無以養其母從祖父承相岐國正獻公表以為太廟齋郎出補剡浦東陽烏江三縣尉或久或不久皆有能名末為桐廬尉未行卒于家君自補吏益不飲酒敦節行好賦詩未嘗娶妻而有子未仕有女未嫁君卒一年子孝孫舉其考之喪葬於蘇州原曰射清鄉曰彭華縣曰

長洲日月熙寧四年二月甲子也銘曰

少也似不羈壯也能思去之二十年三仕而三歸延不延命也嗚呼杜君可以無悲

萬年縣君許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吳郡許氏兵部郎中式之子歸職方員外郎孫君淮卦萬年縣君職方卒夫人尸其家十有七年年七十有二以卒兵部其之舅氏也每過高郵則拜夫人於其廬比又過之則夫人之髮粲然老矣治其家鞠其子孫

人不忍其勞夫人處之甚安有親者至則出其婦子羅拜其前擁嬰提稚升降勸勞莫不响然有恩蹴然有禮嗚呼善人哉夫人之子五人皆非其出子愛之人之子或不若也而又愛其母若與之為婦姒族人之貧者賴夫人以食女子之孤者賴夫人以嫁用是至于甚貧鄉人有為吏將罹于法夫人猶能出力以解其賕吏以是得生夫人退而視其橐則枵然懸矣夫人雅好事佛有所祈輒若有物告之其意其事怪邦人往往能言之其

行足以有所感且然歟子曰珙璀皆早世珙嘗仕矣終於真州之楊子尉今學於家者曰璹曰瑑孫六男子其三名曰鉞鐸釿熙寧六年十一月甲子將葬夫人於揚州江都之顏村使人走京師來求銘會其傾使過高郵臨夫人之喪吊其孤而為之銘銘曰

若子吾子若母吾婦其情則然初無去取曰東其居西顧惟廬匪斯時之良萬歲是圖

宗室故贈同州觀察使馮翊侯墓誌銘奉勅撰

君諱叔藻字景文普州防禦使克繼之子武信軍節度使循國公承慶之孫高密郡王德恭之曾孫景祐五年以宗子補闕內率府副率歷右監門衛率右千牛衛將軍右監門衛右武衛大將軍嘉州刺史右羽林大將軍陵州團練使州廢更祈州團練使熙寧七年二月辛巳以疾卒贈同州觀察使馮翊侯君柔友善與人居所居必得英才通樂律喜為歌詩有集十卷傳其家陵州廢君方疾喟然嘆曰吾弟叔蕃為集州州使廢而吾之弟

卒吾其死於是乎後數日果卒夫人向氏永樂縣君子男四人曰動之揆之旹卒釋之右監門率府率祿之三班奉職二女子未嫁以熙寧八年十月己酉歸葬汝州梁縣秦悼王之兆銘曰

謂宜壽考孰靳其與匪延斯延不既有子下宅維居汝墳之祖炳銘幽壚萬世其初

宗室故深州防禦使饒陽侯克己妻長寧縣君武氏墓誌銘奉勑撰

夫人故宗室深州防禦使饒陽侯克巳之妻姓武氏封長寧縣君饒陽侯好學早卒于是夫人之齒尚少斂其夫之遺藳橐之以告其子曰此汝父以遺汝者使兒曹為善人吾可以無憾矣久之子叔韶裒叔皆以經術詞業試有司優第越遷環衛帥領宗室以為榮未幾諸子相繼即世夫人皆老矣撫諸孫劬然有恩以熙寧八年二月乙丑卒於家年七十有二冬十月巳酉歸葬於汝州梁縣秦悼王之兆夫人性剛嚴其歸也其夫以為宜

而舅姑以爲有禮子男四人曰叔韶贈鎮東軍節度觀察留後會稽郡公叔曠贈右監門衛大將軍叔裦贈天平君節度觀察留後東平郡公其一子早卒女五人其婿曰右班殿直鄭從冀供備庫副使李應之右班殿直白永清内殿承制王禹錫右侍禁王伯玉諸孫男子七曰化之右内率府率命之贈右屯衛大將軍皆早卒檢之右武衛大將軍賓州刺史深之右監門衛大將軍騰之右千牛衛將軍致之右千牛衛將軍肅之右班殿直

曽孫男子六曰公卲右千牛衛將軍公餗右内率府副率公禼右監門率府率公緬右内率府副率公著公彦皆三班奉職銘曰

華瞱瞱者其本丸丸善於何觀覲子則然孰匪爾有既臧以壽作於新宫以燕爾後

宗室故贈虔州觀察使南康侯墓誌銘奉勑撰

公諱克凝字希政熈寧八年閏四月公以疾聞甲午卒詔以虔州觀察使南康侯告于第冬十月己酉歸公之喪

於汝州從秦悼王之兆以葬凡傳于葬者率命于有司
而詔侍臣以銘其藏臣某謹按南康侯故虔州觀察使
南康侯承睦之子廣陵郡德雍之孫秦悼王廷美之曽
孫景祐元年以宗室子補右班殿直久之歴諸衛率府
副率遷右監門衛將軍右領軍衛大將軍右驍衛大將
軍德州刺史右龍武軍大將軍保州團練使以卒公先
南康侯之子衆子其卒也贈子以其考之官與其邑爵
以寵榮之公謹約好禮能誦記多識朝廷官府之儀物

至于有事于宗廟朝廷必先衆人以往而身之所造者未嘗以一日廢也故其昆弟戚屬莫不知愛之而嚴憚也夫人安平縣君張氏子男二人曰叔澹右武衛大將軍貴州刺史叔晰右監門衛大將軍女一人右班殿直李山甫之妻壽安縣君先公以卒孫男子五人右監門率府率下之右内率府副率隋之三班奉職明之德之其一人與女子四人尚稚銘曰

克永紹緒孔令有譽我圖爾家作爾舊宇枌櫝其旅子

孫伊祜匪斯時之良萬世之固

宗室右龍武軍大將軍萊州團練使克懋妻安壽

縣君武氏墓誌銘奉勅撰

夫人姓武氏宗室右龍武軍大將軍萊州團練使克懋之妻封安壽縣君熙寧六年十月十五日卒年五十有五以八年十月己酉歸葬於汝州梁縣秦悼王之兆夫人慈順勤睦家人宜之子三人曰叔頫右羽林大將軍蓬州團練使叔紈右武衛大將軍康州刺史叔邯右千

斗衛將軍女子二人嫁左侍禁焦公叔三班奉職胡天常銘曰

麗塗固完兮靈將下此以安兮有衍斯原荆樴維藩兮嗚呼有靈尚宅於兹

長興集卷十五

長興集卷十六

宋 沈括 撰

文思副使張君墓誌銘

君諱克儉字約之其先無棣人徙居京師者三世曾王父贈左千牛衛大將軍寛王父贈張徳軍節度使凝父左藏庫使以君贈左羽林軍大將軍昭信軍以蔭補三班奉職九遷為文思副使歷開封府陽武縣廵埽廵轄

環慶二州馬遞鋪并州天門關鳳翔府秦州𣸣山寨三為兵馬監押秦用西路沿邊廵檢湟中諸羌擾邊君獨摧鋒先登功居多擢知寧化永靜軍趙州歸卒於京師君少拳勇善騎射知書薦之朝廷者多當世名卿大夫君初得任子舍其子弗官而官其兄之孤其在永靜逢河決且冒城郭君與縣令張頌出沒決間蒙大險排水土以拯墊溺不火食者三日事平悉推其勞於頌頌用是遷秩而君未嘗與人言也不匿其所愛推巳之善以

善人皆甚難之行則君之性術概可見矣晚節喜佛學甞端居燕坐荅若無心於世者一日謂其孥曰我將逝矣則莫之信也少日復謂其孥曰門有呼者趣往聽之為誰其孥之乎門比反於室則君荅卒矣年五十有七卒之日熙寧六年三月丙午也夫人胡氏封安定縣君後君之卒二年歲十有一月庚申夫人之齒五十有三以疾捐其家明年正月辛酉合葬于祥符縣之八角原子玠早世宿球皆左班殿直宏蜜皆三班借職實完學

於其家女子之嫁者三人其婿曰潁州團練推官楊瓌左侍禁姚舜舉太廟齋郎晏時一女子與孫元禮元賓元老一女孫皆尚幼銘曰

衆其難善則推之夫也則仁兮孰靳其私位不顯其顯惟義兮孰有能是而不吾憾兮

大理評事司農寺主簿賈君墓誌銘

君諱士彥字升之鄧州穰人御史中丞贈禮部侍郎黯之子以蔭補祕書省正字三遷為大理評事始禮部疾

革自為奏論時政得失而卒不及其私　天子哀之詔祿其嗣子君按籍當遷而推以與其叔父職職以是拜官而君免喪起監鄧州酒務大臣有薦君者君時已知名代還留三司編理案籍會獄官缺君攝事治有能名擢攝審刑詳議數月法有不能決者君為發明之義以見為法之意因坐流死得傳輕議者十餘輩方朝廷以義制法令四方報讞其所開闔施舍皆關治體天下始知法令政教相與為本末而學者無二道君謂其法當傳

後宜屬有司次集以為新格朝廷用其言為置官司領之以親老求還山南改京西南路提點刑獄司檢法州縣無淹獄官府無廢事久之司農召為主簿未領以疾不幸君性博寛好學問强記無所疑於物其與人交柔易人也至于操事論則凜然强者為之下惜其才未見於用而遂卒卒之日熈寧八年十二月乙未明年某月某甲子夫人吕氏攜其孤葬君于穰之闕軍原其孤曰收于是生五年矣予與君遊雅知君而又感君之不幸

為之未而且著之銘銘曰
來之日未形逝之日未可求則天詎非脩耶達匪我有
窮無傷其仁則屈詎非伸耶穰之山有喬斯宮穰之水
濫可游匪騫匪虧我軀是謀
尚書職方郎中通判西京留守司兼畿内監牧勸
農事專切提舉西京内園司園課等事上護軍
賜緋魚袋楊君墓誌銘
君諱構字起宗其先華陰人漢太尉楊震葬華陰其後

子孫傳其譜為最君之先在其籍中曾王父其贈刑部員外郎郁始捷居鄭之滎陽至君乃復來居闕州王父右諫議大夫贈禮部尚書覃父司農少卿贈司農卿文友君始以蔭補官舉進士為永州推官權淮南節度掌書記知杭州臨安縣事監在京麹院坐法謫監淄州酒祕有司言其過薄不當治復起知衢州江山縣未行大臣有薦君者留編樞密院文字出通判揚州以親喪去復通判明州江寧河南府未之河南而卒其為臨安也

以著作佐郎六遷爲職方郎中君好學善屬文日誦數千言事繼母以孝聞所至其職以不廢民樂其政而利其所興尤篤意於學者所至必興建學舍爲事士以此多從之遊在明州築錢湖儲水數千頃以救凶旱而名不以爲勞太守死家遠貧無以歸君與之俸租數百斛不足則又發其囊褚以繼之族人之喪不能舉而君與之襄事者十餘人君格當爲州以母故江寧河南皆其自請知本愛人厚於其親而不晛於貨利士至于此葢

可以無憾矣熙寧六年十一月望日君過故人僧法雲與之論死生變故之情喟然有所感曰吾其死乎於座為吾言請以自見意若知其有所往者人葢未之信也明日過州守飯暮歸拜其親召其子若孫而告之以疾傴然若將降榻則葢已逝矣年五十有八娶髙氏封金華縣君子男五人曰持楚州寳應縣主簿曰瓌潁州團練推官知襄州中廬縣曰玩光州司理參軍瑁琛皆世其學女子嫁封州軍事推官鄭夷甫二女子尚稚后其

年將葬君於蘇吳縣長洲鄉黃村善塢其孤使來請銘君之親其之姊也方哀君之不幸而又感君之有以成其終也是以為銘銘曰

曷之夾兮則未始以往也為飄風為斷蓬似寓而非寓者歟曷之往兮則未始至也孰喪孰取似寤而非寤者歟子既知其往矣抑又知夫或莫之往者歟是疆是畝荆棘惟旅孔作既固子孫之祐

故信陽軍羅山縣令陳君墓誌銘

君諱經字公適其先平原厭次人曽王父堯王父象之始徙居海州世治經為儒者君之考尚以家學進終駕部員外郎君少好學能屬文以進士起家為蘄州廣濟主簿民有犯法坐死者獄已上府屬君攝令以其情應讞謁守為理其死州從之得減死論因亦自不知所以得免者人以此稱君恤親喪去喪除為真州六合主簿真大邑多强宗挾吏勢市權養客令以下為其俯仰君適到有吏慢詬於縣門之下君欲懲治之或以其過薄

君爭以為民敢慢忮視其長上職根吏以為姦今法不行於吏而獨恠民不畏法無義于是繫治踰月刑而后徇于市横猾為之縮氣會泗州盱眙令以疲不職廢本部擇可任劇者以君行而盱眙以治圄獄有久不核者君得其欺樀以示之皆憚服無敢不情州部官長交薦君稍遷信陽軍羅山令乃開館延四方學者與之講學清談終日及殿課吏狀而羅山復在最格居無幾以疾卒于其官享年四十君學人也于先王之業無所不說

其為人仁而才居家得鄉人之歡姻族益親仕于邦則當劇處繁能以多為約人信賴之壽不中身位不出吏部選方其無事亦無以發君之才且仁人之所以祈君者于君也何憾焉夫人徐氏生四男子曰宷字察宰皆學于鄉先生察為宣德郎知湖州烏程縣事宰與賓興鄉人賢之熙寧四年舉君之喪卜于朐山之陰以葬屬余為之銘余方病彌旬不及君之成事於是徐夫人之祔也乃卒銘焉其與烏程同年進士烏程允篤君子也

與余雅善得子如烏程宜且不朽余則銘夫藏耳乎銘

曰

有丘如廪有山如朐賦玆惠人作是吉居彼强而落曾

謂弗溝純莫予疵豈不令壽宅物惟夥宅卜伊祜匪騫

斯威信淑有後

定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光禄大夫檢校工部尚書

使持節同州刺史兼御史大夫知青州兼管内

堤堰橋道勸農使充京東東路安撫使兼本州

兵馬都總管上柱國河間郡開國食邑一千一百户食實封二百户贈侍中向公墓誌銘

向為邑於夏商之世國于東方者太岳之後羣姜世為諸侯踰濟而南邑于龍亢之墟別而來遊者其子孫為向氏公諱經字審理世居京師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曹國公瑀之曾孫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評章事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唐國文簡公敏中之孫駕員外郎贈尚書令傅亮之子而今皇后之之

父母晉國夫人吳氏燕國長公主之子景祐二年以晉
國請補試祕書省校書郎後八年魏國大長公主表授
祕書省正字八遷爲虞部員外治平三年上在藩納后
於潁宮越遷莊宅使晉國夫人喪去官服除即舊官拜
嘉州團練使改光州遷濰州防禦使明州觀察使侍祠
南郊拜定國軍節度觀察留後累加光祿大夫上柱國
食河間侯千一百户實封二百户歷監在京都茶庫布
庫京南榷貨務知越川山陰青州千乘縣時晉國巳老

青州負海霾雨淸濕變發不常而縣令常出按事不便於養求還京師詔聽觧千乘還歲餘復起勾當在京抽稅竹木務熙寧元年提舉集禧觀明年出知陳州始到親閱繫囚察其閒有冤者取其械着他因曰此宜死而吏乃欲慢謾殺無罪乎立改繫窮治冤者獲申而使者自以為無恨未數月獄已具死得傳生議者三人西華令掠囚死纍中後數更驗治皆信以為無他公一見得其詐敕吏收令一府皆縮氣莫敢欺是時朝廷方新法

度以事責吏而吏或不稱公以謂京師法令之所出而
三輔肘腋相維持首宜行天下法不可以他郡自比率
其僚屬日夜攻講考論凡詔令至州者即推明施下民
便公之令而州以大治歲大雪公將弛公私僦錢以寬
貧民有司持文以為不可公曰是固吾責也然上使我
守陳陳之民窮且死獨非我責歟顧事有後先緩急守
自為之不爾累也故事方鎮别給庫錢饗軍不隸州府
自以親吏領之歲杪上計則入其餘公斥庫錢付之主

藏給州府之費有餘則歸之有司至還不持一錢歸罷
陳更蔡州又易河陽時旱蝗人多餓而州粟少不足徧
餉公乃自出奉田得其租數百斛以飴餓者於是民爭
出粟佐公施人不加斂而有餘之粟益出未幾移徐州
上以公久處外不欲復勞以事召還提舉景靈宮新習
里開大第以賜之人以公出入朝廷名譽貴重視天下
之事弃之其心不啻若毛毫之輕而公方且惕然自歉
曰方朝廷有為時大夫茍患無智能於此時不能有所

操任以報天子乃欲自寧耶連表請外會薛中有太獄歳饑青齊閒盜數發於是以公知青州辭對便殿賜坐語甚久既行使尚宮燕遣有司供帳都東門三宮使者皆在觀者牆立又發都坊車徒以給其行青人見公來讙曰我識之矣是往千乘君今復將徳吾州乎公亦以州事自任考閱百職撫摩調柔鉤樀剗革殆無餘力矣于是且病寢食為廢或莫知卹也久之而病且革尤力起視事或謂之曰公病矣無以州事與人乎公曰上遇

我厚顧不能自力忍敢畏死他日病閒趣召還闕乃始
以印授使者遂行熙寧九年二月乙未次淄州卧遂不
起年五十有四上聞震悼朝不御者三日命侍持詔迎
公之喪于淄中宮出哭于新昌第二月丙辰公之喪至
自淄天子遣使臨奠慶壽寳慈宮交遣謁者吊醊道中
鞭靮相望中宮親臨其喪于國門之外戊午以待中告
其第以右正言寳文閣待制常秩攝鴻臚卿入內內待
省副都知蘇利涉典護穿復給太常鹵簿以七月辛酉

襄事于開封府開封縣豐臺村即祖塋以葬夫人李氏
魏國公長主從子贈右領軍衛將軍文且之子封齊國
夫人繼室張氏兵部郎中中庸之子封商國夫人皆先
公捐其家女一人坤寧殿也子男五人宗愈早世宗回
宗良内殿崇班閤門祗候其子殤也女子未嫁者三卒
于室者二諸孫子男四公莊厚孝謹居晉國喪饘粥踰
月嘗刺血寫佛書菜食以終喪居處質約不以貴勢近
戚自異常奉祠太祖皇帝别廟坤寧殿召見行宫勉公

以忠恪盡節而公亦以善事三宮爲勸卒皆不及其家公以吏事自喜至於貴顯事無大小故自省決雖有司出納課罰細事大吏常所藐者公必自爲之以謂事或藏於其間而變故之生常在於所忽故所至事以不廢而民愛之行則遮門請留去而見思可謂有恩矣至其壽夭報施凡所謂有命者豈公之所憾哉銘曰

大獄之羌昔荒東嵎支腅而南厥啟向墟儥邦族離氏別爲向中世有聞自宋而降或蹶或騫宅無常土肆生

唐公始大冑緒汸汸其原衍衍其流後誰申之公有令猷曷曷其流其原驛驛帝嘉有子乃儷天極公仕之初靡職不宜有茲士民益艱初時公之云來莫公瑕疵逮其既去無時公思周流藩翰四旟有翩入侍帝宸都俞燕言勞賢寵隆孰與比蕃公去青州先君之從樂儀具將哀榮初終豐臺維宇浚丘在戶我裒其阻又山如舞松栢毋毋頤丘之歸匪艱伊旗有燕孫子

長興集卷十六

長興集卷十七

宋 沈括 撰

東作坊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知隰州軍州兼管内勸農事兼管内本州駐泊軍馬公事太原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戸上柱國王君墓誌銘

君諱克字希仁其先大名莘人四世家京師曽王父兵

部侍郎祐贈太師尚書令晉國公秘書丞贈工部員外郎懿之孫水部員外郎贈工部侍郎諒之子闕孤以蔭補太廟齋郎歴調封府太康尉廬州慎縣主簿揚州江都令毋憂去喪除起監鎮戎軍折博務遷大理丞知蘄州鼓城縣事移泉之晉江還監富國倉累遷水部員外郎宰相表君才任將帥召對便殿言軍事稱旨改內園使都監涇原路兵馬夏戎寇秦州君以第五將兵屯水洛虜解去権知儀州又知丹州遷東作坊使知隰州以

卒是時熙寧十年二月乙未君之年五十有四君生平
倜儻好大節以功名自許待人不為畦畛輕施與無所
計較知兵通古今宏毅人也守丹時方用師銀州諸羣
屯兵悉發而慶州兵亂關東名城多閉丹州東壓天渾
塞汾晉之隘賊馳河關戰丹城不下半日計發近縣丁
壯十日不至減少無兵民多散居河隩摇手且亂君陰
部勒將卒區處市人丁壯度可以自守一不問軍事日
開壁縱飲民瞰君信以為無事牛羊者無所愛訖於兵

解州居两州間多水患一日大水猥至君馳救城門水已偃闔而入民乗屋呼噪吏相視不知為策君率士卒登陴自颡巨以先衆於是救者蟻附水為之却門乃得闔而城巳不壊州之南有山據川之盛流水激以湃城城為之數危君欲募工驟山之麓復為縁堤以環城纉工以萬計論者難之時役卒不滿百人君自撫勸指授方畧閲歳山夷而堤成藝柳堤上上明徳君他日思君則指其所藝曰此内園柳也山外兵結未解丹為小闕

而城池浚治凡戰守之具大小重輕强弱皆有曹輩次第揄揭圖籍嚴整偹具朝廷以為能就發金帛以賜之時方下免傜令州縣所為多不當法意君更丹陽兩州皆預傜議使者獨倚君以辯其為説精深有法曲折皆中事情民以為寛便歴三州兩縣所至事以不廢而民愛悦之去而見思其卒也民哭之哀衆為之罷市至有畫像以至者初君在晉江州負海商舶之所出入多珍怪異物異時吏以賣價挂法者相仍會獄起主者欲市

榷詞所逮及皆鉤致慘治少所假借守以下皆隨法中獨君攘臂無所預人乃始知君有牆域憚之戒無敢犯丹州守有俸田俯州城下君悉曼以為新堤近邊多屯營而場圃狹不足以受委積既又斥宅圃以張之在隰歲旱有芻藁數千秉悉以假俸户之貧者州非大設不發庫錢暇日對僚屬清談從容卮酒家厨而已與族人居一樽俎必共盡之然後忻然自以為滿意至啟手足家惟空壁衣食不能賙其孤君數强無疾忽為盡以戒

其平震言甚切至大要以世受國恩當進退以義勿為
身諆而已與其家人言亦數及大故后數月果不幸以
其年某月某日葬君於開封縣新里鄉大邊村之祖塋
夫人張氏封金華縣君子男四人震太常寺奉禮郎權
正中書刑房公事需霖靄未仕女子一人未嫁孫豪傑
英皆幼銘曰
蕃有家兮善之衆造茲后人迪令修將孔武兮洵多猷
治則仁兮壽孰為諆彼浚之干有條斯原彼浚之水公

逝靡靡無懟無侈公有孫子左陵面谷塗宫之卜是維萬年以弗不淑

長壽縣君田氏墓誌銘

夫人姓田氏其先齊諸公子祖諱匀家蜜之諸城有鄉李子其居齊魯間為學者娶同郡趙氏是為考妣夫人幼孤鞠於大母田氏故大家夫人相其家事事益理邦人賢之而願委命者相踵久之得滄州無棣李君諱頎以歸后君仕至太常少卿而封夫人長壽縣君始太常

之家已去無棣而楚居母仁壽郡太君已老夫人常以養不及其親見其姑必慨然自傷曰女子也生必有所歸吾姑與吾母安敢擇焉以其事親者事其姑漱紉饎滌必身任之葢捨夫人則御之不安太常所與遊皆一時聞人每過從燕語相盡間不容一再日而夫佐其享以至褫衣以為繼而處之裕如也夫人事仁壽幾四十年歡若一日喪之日葢夫人之年六十矣尚能致毀日一飯蔬治於不勝於是太常方舉未卜者十櫬從其母

以葬帷裳衾襚之具一諉之夫人之手至於穿復封藝旹夫婦親之既堋有異鵲數十翔于墳上君夫人來則或集於其肩啅於其膝太常捐其家夫人喪之至於治其藏如戚其姑而恩有加焉後從其子出仕于四方他日語及墳墓則涕洟不止曰吾寧歸掃丘墓安鄰里鄉黨以死何以閱傳舍為哉謂其子婦曰吾老矣非齊寂焚誦之業無以累吾可也未幾元豐二年七月庚闕疾革於京師子之儀之寓舍年六十有九夫人姓高方有

誠恪其治家甚嚴事至於無所欺赴人之急難篤骨肉之愛至於褚無餘衣盛服不及珠玉之飾以終其身人不以其慈仁為不可及所居閭巷去之雖久猶有能道其義善者一男子河中府萬泉縣令編秩删定官之儀也三女子嫁大理丞何景初鄭意太常博士林邵孫堯行太廟齋郎一女子未嫁九月初甲子其孤以其喪歸從先君之域於楚之山陽陽興之原夫人之子詞富學明隱然節義士也與予遊且久自言其所以教養以成

之之自嗚呼夫人哉銘曰

不慭其有既令遐壽君子維子是謂不朽下泉之賓有
條淮墳歸歟非歟嗚呼夫人

宋故玉山縣君施氏墓誌銘

君姓施氏兵部郎中元長之子母曰盧江君何氏贈太
子大師晉陵文恭胡公之仲婦其君子名宗質今為比
部員外郎君幼警了多藝能不為翾矜之行盧江君卒
君事繼母而愛之如其子事舅姑以為有禮其君子則

曰是宜吾家至客里姻家莫不善親而高君之義鄰之人有道死京師者天暑貧無以為槥君為脫纓珥發囊衣以卹之而又賙其行使得以喪還其君子從父之妹卒歸其孤於外即君為之子養求令配以嫁之者三人文恭嘉祐中拜樞密副使君從其姑南康夫人入見柔儀殿中宫顧南康問從者為誰即以君對又問其門世乃曰胡氏令婦吾久以得之所聞從鎮服以賜慰勞加等文恭在朝廷君夫婦留養於京師者踰二十年文恭

甍而兵部君相繼即世君經営惡食逮於喪除久之從外郎之官獨眷眷以去南康之養為不忍已而南康訃至號慟不食數日遂蒙之以熈寧九年七月甲子不幸年五十有四元豐二年三月甲子即丘於常州無錫旌賢鄉廬江原子簿修秀州嘉興尉安修益修奕修守將作監主簿二女子其一已有嫁其友人陳留遠之儀其壻也其斗是行以來求銘銘曰

死者生之歸匪歸之懟唯久慈追柄柄之既然要綿綿

之無期鹿人覺夢迷是非殘此剛栗照原坯

故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公事畿內勸農使上護軍清河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賜紫金魚袋張公墓誌銘

公諱蒭字聖民大王父隋濮州鄄人也王父皓始仕於朝廷為東頭供奉官父收贈職方郎中公少貧能軒然自持於困中力學為文章起家應鄉舉為州第一人覆試禮部公名復第一由是聲譽翕然吏部補江州司户

參軍遷餘杭令縣初無學公為開堂廬盛勸迎之禮率其子弟日講誦其間自是邑多學者縣依山多未發之土公為導澤浸之利趣時勸耕田以廣饒州歲遣大校治賦於諸邑者令常與之為價介斂取於民屬厭而後去有州校至餘杭簿督令以下責賕於伉胥公鉤得其姦杖而械送之州於是路使者以下偉其才為之薦藉甚厚改著作佐郎知大名府永濟縣事時貝州軍亂丞相潞公宣撫河北表公從軍得預軍議貝州平遷國子

監直講潞公監修國史以公為史館檢討未幾同知太常禮院是時太常方議温成後園寢公論不合奪職監潭州酒務潭州西接五溪諸猺屬縣益陽梅山久為猺人所據招合亡命時出為盜湘中吏不能禁是時天章閣待制劉元瑜安撫湖北公依其幕下始議欲通梅山以説于元瑜使士人楊謂即其廬告之以逆順禍福得其豪與俱出見元瑜坐之堂下飲勞終日皆呼蹈曰使君幸貰我罪使得伍民籍願保邊奉約束自是湖湘之

閭盜亦方稀朝廷安平無事不務邊畧以楊謂補州縣官餘一切不報至熙寧中梅山竟復為縣而公未嘗以言也歲餘從通判揚州久之除祕閣校理判登聞鼓院吏部南曹知登州召為羣牧判官開封府推官廷事迎解曹無留訟都人稱之遷三司户部判官丁親喪去終禫起為淮南轉運使至部數月抑揚稱職不累月除荆湖江淛淮南制置發運副使發運司歲漕粟六百二十萬斛築敖倉于淮南以受諸路轉運之粟粟至淮南倉

然後隷發運司發運司以餉京師歲久江湖見舟益少粟至不以時而發運之舟久繫運卒皆羸餓私發所載以食抵死徒者無虛獄有司膠舊法無為變者公至部始請下發運舟以補諸路之缺舟既出而民鹽稍得至於湖湘之間公復為之謹鹽政峻治吏禁弗稱者久之姦鹽不出而歲漕大至幾七百萬斛朝廷以為能再遷刑部郎復將漕踰四年除三司鹽鐵副使既而以集賢殿修殿知越州州遠不便親養改密州少時復移滄州

滄州居北邊為重鎮公常以遠親為慼慼丐還者數上以知陳州入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公每自按治漕事多所操勒其下為之斂手時有善承伺當路者公嘗面斥其人既而以賄敗同輩多挂吏而公獨以此顯名俄拜諫議大夫安撫京師南路知鄧州士之方廉者莫不自喜至州踰歲復以親亂徙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公事元豐三年九月丙戌暴疾終於官年六十有六公性仁厚無迕於物與公遊終始無可與間者人有一善必

傾心愛之樂推後學凡所汲引其後多至公卿事繼母
仁壽君過其所生陳留有第舍花木甚盛仁壽愛之不
忍去公數欲解官以徇親之樂既不果去而擇官無美
惡惟以近陳留為樂而竟卒于南京士無疏戚聞公喪
皆悵然哀之公端修無所附離不為訾訐危行為集賢
修撰凡十年上察其退廉擢寘侍從其治平中參揚州
軍事是時公為本道轉運使某以官見公公一見坐語
終日時有詔路使者人得薦所部官一人公即以某當

詔書後數歲其不幸失籩豆之助遂壻公門下每見公
之所以治身為家推財樂施天性純茂與昆弟親友相
從笑歌懽怡始終如一嗚呼古所謂善人君子者其公
也哉公少好讀易老而彌邵所為文章凡四十卷其好
學篤志又如此夫人魏氏兵部郎中兼之女今為昌元
郡君子九男子公履太子中舍知開封府太康縣事公
貢濮州司法叅軍公巽公臨公濟皆承務郎一稚未名
其三人早世曰公益太廟齋郎公震將作主簿公晉公

之始仕屢為進士第一人而公之子公益復為别頭第一人士人榮之女子嫁國子博士章元方陜西轉運使李稷江寧府溧縣丞錢丞朝奉郎王九齡其一未行與其之室凡六人諸孫男女九公堋有日諸孤謀銘其墟者使人走延以告時當有軍事就所能言者如是嗚呼銘哉

孰戡匪善蹈善惟艱實公少修不强所安弗轢弗依逮於白首從容令都樂不斳忸先耄中零不淑謂何仁則

公與豈曰不那巉巉新藏有穹大原匪谷焉依神實公藩既安斯徂丕用爾後匪軀則諆公作伊兆丘有則顛石有則磨公無泯夷以直匪它

長興集卷十七

長興集卷十八

宋 沈括 撰

宋故壽安縣君林氏墓誌銘

夫人林氏其先閩越人後乃徙家於韋舒世有顯者大父諱特實輔真宗皇帝尚書左僕射贈太尉曾祖諱保圖贈司空考諱湜尚書虞部郎中夫人不及事母以孝於所繼見稱州閭笄髪歸濤陽陶氏朝請郎致仕諱舜

卿其夫也陶為潯陽望姓夫人始歸而朝請君擢進士第祖父以驍衛將軍致仕家居父母皆强艾不異宫而食者百餘人夫人從其君子以事其大舅姑睦婣其族人至于不能間之非其黨朝請君有闕蚤卒夫人止其孤無以異于已之子躬儉陋於物無所嗜慕赴人之急推其所以為養者不少靳也觀書畧能誦說以其所誦說授諸子勸之為學甚力數子後皆為學者相踵以進士補吏鄉人榮之資本慧洎晚益喜佛學遂達其要至

能不以喜怒哀樂累其心用夫品命壽安縣君元豐七年十二月甲子夫人之年五十有四以疾卒於家于是朝請君之喪始練而夫人捐其廬以明年四月乙酉合葬于江州德化縣白鶴鄉招賢里王墓山之原五男子曰康夫衡州司户參軍節夫雄州防禦推官知湖州錄事參軍事彥夫端夫堯夫皆以學行論鄉黨二女子山南東道節度推官知傳州錄事參軍事錢塘鄉道州營道縣主簿曹堯風其壻也孫男女四其頃歲謫守宣州

而節夫參軍事甚宜其職學問施之于身見于文章及其齊裳之懋姻里懷其義淑思有以表後世使人來以銘請道人之善固君子之所樂況吾交遊之親哉是宜為之銘銘曰

士修於宮彼逑之光譬彼場苗錯本必良夫人既歸靡居匪康有𢡟在宗有宴在堂孫子娟婦後先徽𥸨左豆右漿垂紳將將維南有原翳翳其械車馬具臧安此厚穸

贈崇德縣君任氏墓誌銘

奉議郎曾君之夫人任氏其先定陶人殿中侍御史贈祕書監惟吉之曾孫尚書都官員外郎贈吏部尚書曉之孫龍圖閣直學士尚書戶部侍郎贈吏部尚書顓之孫其君子名某夫人歸曾氏三就館其一男子也定州司戶參軍諶女子之存者適前進士申道夫人年二十有七而捐其孤以夫秩應封贈崇德縣君元祐元年十月甲子奉議之喪襄事於濠州鍾離閙絃鄉之泉澗村

將舉夫人而祔焉子諶始走仟告其以卜墨而請銘以埔子以謂人之生于其所無事則雖有墨賜之智辨其美名大節生不見之於身而又無考于其後者可勝數哉況閨婦室子而又不幸零落于總笄之年而求其有卓然顯聞之行雖惷子知其不獲則又何考焉然則夫人在家而父母昆弟無違志既歸則宜其家人而子有立是亦足知夫人其畧槩矣丞相宣靖魯公于其君子叔父也聞夫人有善行必以告其族人曾為法家大門

處之能無憾於禮義睦婣者宜其為難而尊者取之其
善以令其家可矣其無憾也予其銘焉銘曰
居之而安處之不煩不覩其常覩其所難世公之家族
大事難夫人之賢吾以此占奄忽即世曾未壯年蹩者
善騫穎者易刓非苟嶄之在理則然吾焉歸宄嗚呼夫
人

故朝散大夫知楚州陳君墓誌銘

君諱向字適中世家睦州建德曾王父璀王父嗣元至

考逸乃始以子蔭為奉議郎君幼疏敏方七歲時奉議君病家甚貧母葉夫人日對之泣君曰獨憂翁卧耳我耳長大何至苦貧族人壯其言知其必有立也嘉祐中以進士策名授婺州金華縣主簿遷泰州泰興縣令山南東道節度推官熙寧中遷著作佐郎荆湖北路轉運司管勾文字時三溪蠻擾邊有薦君可任軍事者亟召見未至復使歸還於部得預邊議蠻酋彭師晏方逹泰數獵官軍君驅即其居以禍福譬解邀其俱出卒得師

晏歸以檢校祕書丞司農事勾當公事多日更加開封
縣赤縣惟南部爲劇君治涉歲獻至者三以婺荆夔事
擢知辰州兼沿邊都巡檢使緣軍事得對所陳多稱古
人謂自昔一陛而君闕以親辭後復以常平事入見對
久之上顧曰辰州闕足累卿當委以一路上提舉淮南
常平事未行改治府界賜五品服嘗行部抵陳留佛寺
夜未半聞垣夜洶洶若人聲者起燭之四望積骸蔽野
皆貧無以葬者委骨於此君惻然哀之明日具以所見

闢請斥官地數頃以葬之即日報可仍以君總領凡得遺骸八萬餘每三千為一坎皆溝封什伍為曹序有表總有圖規其地之一隅以為佛寺歲僧寺之徒一人使掌其籍君能推朝廷之恵及於朽骨則其所以全養生身者可以知君之仁矣是時新下令官曹非公事無得使役人君集舊法嘗一使吏有司遽按君犯法當免官上察其情止降一等差點檢府界及京東路夘役數月會復尚書省官除度支員外郎永裕陵建君以本曹兼

權京西路轉運使典治陵寢時工徒集于陵下者以萬計當盛夏井飲不繼徒多暍死君為疏洛水注之陵下士卒蟻附而汲醲布百里無復瘨暍者予時客襄漢聞里巷間歌吟其惠今乃始知出於君從虞主還復歸為郎官久之出為江南西路計度轉運副使坐舉所部官不應格徙知楚州奉議君喪君扶柩歸哀毀且病至真州疾遂革君自祕書丞三遷朝散郎勲輕車都尉壽五十有三以卒夫人葉氏文安縣君子男四松恪恬悟松

早世恪為饒州司理參軍女子二信州司理參軍曾仔齊州司户參軍徐處仁其婿也諸孫男子三居易居仁居厚元祐四年十月甲子將反壤于潤州丹徒長山之白雲崗載有日恪來求誌於某曰不患無所傳于後者先大夫患無以傳者恪也敢以此請某與君姻家宜知君為可信于後也為之次其事而銘諸其墓銘曰

顯顯江西屢以才試譬彼大車當騁而躓壽踰中身豈曰不延如公之仁謂宜百年巉巉長山左崗前陌没而

有歸是惟公宅

故天章閣待制沈興宗墓誌銘

沈氏之先以國命三代之前為帝少昊玄冥之後國絕於商周之間周武王以封其季弟郮季蓋其後有沈子嘉見滅於楚楚以為縣使公子王為沈王其子孫時時見於春秋經傳而葉公諸梁最顯于楚凡 闕 國三絕其子孫有出於茅姓者自漢以後居武康者為大族齊郡丹陽下邳皆沈望其人微不足稱自以其望卑稍折而

入于武康故武康之沈亦不堅知其所出自公之六世祖陵仕吳越府為奉國軍鎮遏使復為鄮人公之曽祖敬其子幹始贈屯田郎中孫兼太子中舍贈刑部侍郎公之考也公諱起字興中少篤學有聞州閭州舉進士第一人復以高第調滁州軍事推官發運使表監真州轉般倉刑部病公委官守歸侍少時以喪免有司坐公擅去以法喪除為天平軍節度推官薦公者數十人皆名輩顯人格當遷以前坐報罷廷議以親疾得罪既以繩

法而又不與其進無以勸天下為子者乃特遷大理寺
丞知通州海門縣海門負海土𤰞間一二歲潮一至輒
冒人廬舍民逃徙以避之至相奴隸以自給公為設防
障水為堤百里以長引江水以灌其中田益闢民相招
攜以歸僮僕其民者感公義亦拆券歸之戶口大息公
撫勞休勞弔以阜饒人德公相與築祠以報之長吏欲
表上其事公力止之曰此令職也安可以為利秩滿遷
殿中丞知饒州鄱陽縣饒劇郡鄱陽州所治令少稱職

者公特於此得譽御史缺中丞包拯未嘗識面驟引公自輔除監察御史公亦慨然喜於得言其所指摘彈劾無所假借每論朝廷大體如吏部格選馬吏以私挂法無重輕終身不遷公以為人才難得一挂文則廢其終身為已甚可限歲年使得自新立縣令考課法設河渠司領諸道水政用漢故事擇卿大夫子弟入宿衛選賢良文學高第給事宫省不宜車任宦人書數十上會與國軍鐵官補吏法下從官御史議皆謂法已弊不可無

議獨公抗議獨公抗議以從舊便論不合出為太常博
士通判越州御史中丞韓康公以公議是亦請去而補
吏法竟不便歲餘知蘄州遷屯田員外郎親祠明堂改
都官賜緋衣銀魚袋去知楚州齊魯間歲饑盜數法州
縣不能禁以公提點京東路行獄公事督捕盜賊公至
部開首贖法使其黨自相圖不二三月盜皆睽疑轉相束
縛唯恐在後且虜海岱間悉平移廣南西路轉運使進
司封員外郎改工部郎中開封府判官出為荊湖南路

轉運使賜三品服凡山林川澤所出毛羽筋革舟檝竹箭之材皆資于判部發取于民者歲以不貲吏相櫜槖為姦户率計畝以取盈費或倍蓰而州縣或莫之省公計實用所省十六七官自與商估交易民無所預而簿入有餘召為三司鹽鐵副使兼直舍人院熙寧三年出師寧夏韓康公以宰相宣撫陝西五路首制軍食亟薦公可以倚辦除集賢殿修撰陝西路都轉運使公馳至部發諸郡稾粟大集塞下會環慶軍政不戢丞相去位

公亦罷知江寧府纔三月入提舉在京諸司庫務知吏部流内銓三司度支副使嘗奉使契丹至王庭其著位乃與黨項使人班公立爭以謂黨項陪臣不當輩王人辭不就位久之乃黜夏人自後根此以為法五年除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廣南西路經略使兼知貴州明年坐邊議罷以都官員外郎直史館劉彝代領廣西未幾復起公知潭州再閱月移知杭州進爵為男食長興縣三百户熙寧八年安南作叛攻陷欽廉邕三州乃免彝

官徙涪陵公亦坐謫為郢州團練副使會赦移秀州又移温州元祐初夔復用為都水丞人謂公且復起不幸以疾終於蘇州年若干葢元祐三年七月二十六日也公樂善好奬拔人物敦尚風義一與人從容不問其浮沈終身不少替弊弊出其天性公之通判越州自御史出佐大府未為謫也乃深自刻勵為善所居有堂易名曰志省自為之記以謂人患自謂不當免者寡一不得意則鬱屈見於色不然傲慢略以為放達二者皆失士

之處退當退省自修資朋友以攻其過雖一堂奥之安不敢以為泰而必志吾思焉㫖賢公之志而未知其自進者果何如及公放棄十餘年而畏整嚴慎口未嘗議人過言不及官府閭事惟以經史著述自修乃始見公處憂能自刻信志省不為徒言方公出使湖湘對延和乞令宗子袒免親出外汰冗卒而復府兵屯田法後皆施行公生平喜言兵嘗以兵説干范文正公文正器其才期有所施用公乃著吳武子三篇以自見有文集二

十餘卷藏於其家夫人雷氏長安縣君子男九人二女子嫁承議郎王松年宣德郎晏宜孫諸孫二十有三人以元祐四年十一月十八日卜蘇州呉縣之長山鄉五顧原以葬其與公同遠祖鄉閭相鄰以晚時輩見公公不以先生長者自居與之伉酬推引白首不移識公三十年見公門下人皆終始如兒女子知公為天性非勉強所能也諸孤來求銘以葬其在罪譴不當評品人物生平與公厚其可以無銘銘曰

自其邦人少也與公至于一簣一蹟始終不寧其居揭揭自勵謂無爾艱中道以躓愈退益修此公自期壽夭得喪付莫我知狄胥之墳原田莓莓公宮之圖宜莫此村下幽既墟納此信刻不騫不崩逮石斯

長興集卷十八

長興集卷十九

宋 沈括 撰

孟子觧

人之情無節則流故長幼貴賤莫不為之節制從流而下則狎於鄙慢從流而上則樂於僭侈

關之有征抑遊者也王者之禁遊惰末作故有里布屋粟關市漆林之征政事修民不失其業然後禁可行也

故周官國凶札則弛關門之征但譏而已文王與孟子之時天下之政不可謂之修民之不失其業者葢鮮故孟子欲去關市之征文王去關之征而不及於市關所以待天下之民市則吾國中也文王之國中與孟子之時法度固宜有間矣大夫左右國人皆曰賢又見其賢焉然後用之大夫左右國人皆曰可殺又見其可殺焉然後殺之此待大臣之道也若羣臣庶人則公卿士師之事也孟施舍之勇養其在已者養其在已者至于無

懼而後已北宮黝之勇養其在外者一養其在外者至于視萬乘猶匹夫而後已故曾子曰自反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曾子為能養其在已者則子夏之所養可知矣

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言三者均見其一則見其二也孟子則有重輕焉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則心重矣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則言輕矣故曰志氣之帥也雖然持其志不可以暴其氣志

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壹之為言專也氣不可以專守以志為之重也知志之為重而不能守其氣反足以動其志則夫蹶者趨者是也孟子曰說大人者藐之勿視其巍巍然此持其氣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志也吾何畏彼哉此特其志也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浩然充完也屈伸俯仰無不中義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立於天地間而無所憾至大也是則受

非則辭不可以勢刼不可以氣移至剛也可則進不可則退可則行不可則止直其義雖難不辭非其義雖微不苟至直也義集于身則氣充於心盡其志而無所慊于天地之間者養之之至也小人之氣固有殺身而不可毀鈌者然而異乎君子者非道與義也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舜有事焉非以其為仁義而後為之也人皆有是心舜能勿忘而已求仁義而為之所謂正心與助長者也

市廛而不征廛謂市中之居工商之肆是也自依園廛之法不當復征其貨古者市廛皆無征孟子曰征商自此賤丈夫始是蓋生於後世也法而不廛謂商之無市居者有司以法治之而已不必有廛乃得為市也戰國急於征求無市籍者皆不得貨易至秦漢猶存此令故孟子欲令為市者不必有廛有廛者勿征其貨也廛無夫里之布夫里之布聖人以抑遊惰于廛而責夫里之布非古之道也

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己有善則願以與人人有善則樂取於己皆有為也則舍己而從人兼有三者舜其所以為大歟

辭十萬而受萬非欲富之道也以鄉為不可為而以鄉之禄而為之何以異于是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八家為井井九百畝其中以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雖田九一田

中之廬家二畝半出於公田其實亦什一也國中之地不可以為井則無同養之法故使人人自出什一之賦謂園廛之在國中者

治世之民無職則耕未有無事者雖國君使之治公田亦曰耤田助借共力十一而已嘗有無事之民可使而耕者卿大夫圭田五畝躬耕不可使人則無可使者故曰絜田所謂契者契然取其五十畝之入而已其實則五夫之田也以其不受地淨入其租故曰絜以別私田

也古者士大夫有田有禄葢有常職者有常禄而又有田以祭所以等豐凶與民同也

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其民有道得吾之心斯得民矣我之所欲者與之聚之我之所不欲者勿施之也揚雄曰天地之得斯民也斯民之得一人也一人之得心矣天下之心斯衆一人之心是也一人之心吾心是也知吾之與人同也安知人之不與天下同哉詩云執柯伐柯其則不遠人之患在好

為人師斆學之道來學焉則吾所以教也有問焉則吾所以告也今於其教也不待其來學于其告也不待其有問非教學之道也好為人師也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辟法也政政事行德行平其政平其行示人以法而已杠梁不時有司之責也詩云尹氏大師維周之庢秉國之鈞天子是毗俾民不迷平其政也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平其行也

賢不肖之間相去不能以寸為父兄言也所以樂有賢父兄者以其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其父兄之賢與不肖相去不能一間利者對不利而為言也在人也順之者謂之利逆之者謂之不利在器也銛者謂之利椎者謂之不利在水也行者謂之利壅者謂之不利在動也便者謂之利違者謂之利孟子曰天下之言性者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故猶常也役于物者非其本性也順利而無所鑿

者天命也故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行其所無事者水之利也動而莫不順利者盡其性也舜由仁義行孔子從心所欲不踰矩順利之至也行而不失其貞者盡其情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貞之至也故易曰利貞者性情也然則性情之盡者利與貞而已矣小人之為不善非便之也役于物而不知也君子之於義未必皆便之也至于便之而後出于性

思之而盡其義始條理也行之而盡其道終條理也知及之而不能勝其任者力不足也力足以至於古人而義未必盡闕者知不足也宰我子貢有若其智皆足以知闕　伯夷柳下惠伊尹則皆能任聖人之事者也蓋皆所闕　此孔子所以集大成也

耳目能受而不能擇擇之者心也故物交物則引之而已心則不然是則受非則辭此其所以為大也從耳目口體而役其心者小人之道也

學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而已為之而不至者才也孔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止今汝畫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討者治其罪也伐則致力而已不敢有所治諸侯有加地之見於經者易曰康侯有錫馬蕃庶錫馬加命也蕃庶進地也詩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諸侯固有加地之道也有加地之道則必預有以待之取諸鄰而與之不可也故其始封也雖曰百里預有以待之則有至乎五百里者故殷之邦畿周以為一公二侯邶鄘

衛是也雖表其地而未能有也魯之百里之地五而有其地所以異於先王之制也

善不至於誠不盡其心者也盡其心則性也知性則知天矣天之與我者存而不使放也養而無敢害也是之謂事天壽夭得喪我不得而知知修身而已身既修矣所遇者則莫不命也所謂修身也不能窮萬物之理則不足擇天下之義不能盡巳之性則不足入天下之道德窮理盡性以此小人之樂于食色沒身不厭誠欲之

也萬物皆備于我矣反身而誠若小人之誠於食色也樂莫大焉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恥莫恥於不知恥也

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聲聞也善政善行作於此而聞於彼之謂聲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言也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聲也

君子之道四其君安則容其君安則悅是事君人者也君不幸則死之不為一君存亡社稷安則容社稷安則

悅是安社稷臣者君危社稷則去社稷不幸則死之天之所與者與之天之所棄者棄之不為一性存亡視天而已天民也其終也順受其三皇皇憂天下之不治者墨子之道也塊然無情於萬物者老子之道也有命有義正已而物正者大人之道也行至於大人盡矣指其所化謂之聖指其所以聖謂之神恭敬者弊之末將者弊者所以符恭敬而非所以為本也誠慤者恭敬之實也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以虛拘伯高之喪孔氏之

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使我不誠於伯高好名者能讓千乘之國好義者讓不足以言之善者仁之質不忍者仁之動性之命於天者莫不善也雜于物然後有不善者人之常不善者德之害也全其常者謂之仁仁人一也仁言其德人言其體四體不具不足以為人仁亦如此而已矣如是者仁之質也由是善也怵於心而為不忍者仁之動也言其術雖一日之不忍謂之仁何也言其人小有不足而謂之人則

不可孔子孟軻之言仁指其事則雖一牛羊之不忍而謂之仁指其人雖管仲須無不得為仁而顏淵仲弓猶告之以所未至其為仁則同所以命之者異也

貊稽曰稽大不理於口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言之於人也憎之則滋多強自修而已詩曰士不殄厥愠亦不愠厥問不可者欲之小人也可者欲之可謂善人矣徒知其可欲而未能有能巳未信其為君子也有諸則可謂信人矣書曰敬修其可願

善射者之教人志於彀而已能者從之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隨而教之不受而去則又從而招之所以自處者既屈而欲其聽者之必入可謂惑矣

有布縷之征布泉也縷布帛也

長興集卷十九